



□冯光中

“嘀嗒——嘀嗒——”枕边手表的指针不停地走着，初秋的夜晚，热浪已经不再那么袭人，王涛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想起白天聚会时同事说的话，他不由得心烦。原来，中午一起吃饭时，同事看见他戴的老式手表调侃说他是收古董的，不免让他有些尴尬。想到此，他索性将表放到了旁边的桌子上。这是一款1993年的老式手表，是他父亲临终时留给他的，虽然已过“而立之年”，但依然走得分秒不差。

父亲生前是一名铁路调度员，对时间的把握要求极其精准，对自我要求也非常严格。这块手表陪伴了他将近30年，用老人的话说：“干工作必须认真负责、细致精准，作为铁路调度员，必须做到分秒不差，否则可能酿成大祸。做人也是如此，不能做越轨的事，只有时刻保持清廉，才能永远畅通无阻。”

作为“80后”，王涛也是年轻有为，大学毕业后顺利通过公务员考试，进入一单位，几年后当上了副科长。慢慢地，他参加的饭局多了起来，身边的“朋友”也多了起来。有一天，王涛的发小李强新开发了一个楼盘，邀他和几个朋友吃饭庆祝一下。席间夹菜时，他不经意露出了自己的手表。当看到有人注意到他的手表时，他赶紧把手缩了回去，将手表隐藏在袖子里。这一幕刚好被李强看到。也不知是“有意”还是“友谊”，隔了两天，李强到他办公室送来一块新手表。刚开始王涛不好意思接，李强说：“咱俩光屁股长大，我有钱了送你块手表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又不是偷的抢的，你顾虑啥？”听闻此言，他想了想觉得也没啥，就欣然接受了。朋友走后，他通过标签在网上一查价格吓了一跳——5万多元的欧米茄。愣了片刻后，他缓过神儿来，轻轻地戴在手上，一种自豪感直穿头顶。

晚上，回到家里，他得意地对妻子说：“老婆，你看我这块手表怎么样？”妻子看着崭新的手表，惊讶地问：“这么漂亮的手表，你买的？多少钱？”王涛随口说道：“我哪有钱买这么贵的手表，李强送的。”这时，妻子半开玩笑地说：“那回头你也送我一块呗！”他随口答应：“行。”恰巧他们的对话全程被母亲听见了。晚饭过后，母亲把王涛叫

到身边，轻柔地问：“买新手表了？”王涛说：“没买，强子送的。”母亲接着问：“这表多少钱？”王涛略有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几万元。”母亲听闻为之一震，平复下情绪后说：“你的表呢？不能戴了吗？”这时，王涛略有不耐烦地说：“那块都老掉牙了，戴出去还不够让人笑话，我放单位办公桌抽屉里了。”母亲接着问：“强子为什么要送你这么贵的手表啊？”王涛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，还不是看我戴的手表旧，让我体面一些。”母亲没有立刻责令他将表取下来，而是一声不吭地向里屋走去……

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，有了新手表的衬托，王涛的饭局排得更满了，每天晚上都是很晚才回家。每次回到家，母亲和妻女都已经睡着了。其实母亲是在装睡，一是担心儿子，二是想看看儿子的反应。周四的晚上，王涛像往常一样回来还是比较晚。回来后，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屋里安静的一切，再看看手表，突然间感觉心里空落落的。见好大一会儿没有动静，母亲不放心地起来走到客厅。看到母亲，王涛略有愧疚地说：“妈，您还没睡呢？”“没呢。”母亲轻声说着，“那块手表戴得还习惯吗？”母亲接着问。王涛沉默不语，过了一会儿把手表摘下来放在茶几上，若有所思。见火候已到，母亲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爸留给你的那块手表虽然很旧了，但依然能用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不仅仅是一块手表，还是咱家的家风啊，也是你爸对你的嘱托！”听着听着，王涛忍不住落下了眼泪，郑重地说：“妈，你放心，我会记住爸的嘱托，守好咱家的家风。明天我就把表给强子送去。”听了儿子的话，母亲踏实地去睡了。

第二天，新表送回，旧表重新“上岗”，仔细端详，听着“嘀嗒嘀嗒”的熟悉音，王涛会心一笑，在他心里已然旧表永“新”。

尔俸不高，敬老育幼，和睦家庭，足矣；“外水”不浅，扭曲心智，殃祸至亲，何止！表走错一秒，如不纠正，就会一直错下去；人生亦是如此，走错一小步，如不及时纠正，很可能会酿成大错。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，筑牢拒腐防腐家庭防线，推进家庭廉洁文化建设，让新风正气洒满人间。



野酸枣

□王新四

四时变换有定象，
世上万物多无常。
谁知当年野酸枣，
而今身价飞天涨。

这是8月中旬的一个上午，天蓝如洗，骄阳似火。一如往常，我的家庭保健医生瞬间转变成我的“专车司机”，驾驶红色越野车来到大山里的周窑村。近段时间的几番降雨，把太行山冲洗得满目青翠，绿得可爱。

选择一处不太陡峭的山坡，放开手脚攀登。途中，偶尔可见背阴处的野酸枣树上果子大多还是青色，便匆匆而过。一会儿，身上有了细汗。找片树荫休息一下，之后长长地吸上几口新鲜空气，五脏六腑就像是用清澈的山泉冲洗了似的，特别舒服。

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工作在郑州市的“专车司机”，看到不远处山坳里有一大片开着小白花的芝麻，甚为惊喜，便兴致勃勃跑去拍照了。

正享受清凉山风的我忽然发现，那片向阳的草蓬之中，几棵野酸枣树上的小枣正红得发亮。初秋的阳光远比夏天的阳光柔和鲜亮，照在红色的酸枣上，更显晶莹剔透、娇艳无比。小时候在老家经常吃，那玩意儿没什么肉，但那味儿是又酸又甜。每一次吃，每个人都会不停地发出响声来，图的就是过瘾。置身于此，一想到这儿，霎时间口舌生津，忍不住上前摘了几颗。正欲放入口中，手机铃声响起。远方的一个朋友问我，最近是否有时间见个面，叙叙旧。我还没有来得及答复，他又问我正在干什么。

我故意卖个关子，手机摄像头对着那蓬荒草中的野酸枣：“你先看看这个，认识吗？”

“哈哈，野酸枣！”朋友家是南方的，走南闯北，属于见多识广的那种。他接着告诉我，这野酸枣可是好东西，不仅仅是美味的水果，还可益气健脾等，用处极大，有的地方已经作为经济作物成规模种植了。那价格甚是喜人，一公斤要1000多元呢。

老家的秋天是收获的时节，也是忙碌的时节。而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，更是高兴的时节。阳光充沛，雨水充足，田边地头，荒坡野岭，各种野菜可着劲儿地长。放学后，我们拔的野菜很快就装满了箩筐，剩下的时间就由我们自己支

配。

摘野酸枣，可以说是在这个时节里很有意义的一件事。

村子西北方向有一大片乱石岗。老人们说，那是几千年前黄河改道时留下来的。乱石岗上长着一丛丛、一簇簇荆棘圪针，其中夹杂着不少野酸枣树。别看那里的野酸枣个头小，味道可比家里的枣还要冲。摘一颗含在嘴里，用牙齿轻轻地嗑破皮，吸一会儿汁液，满口酸甜。

摘野酸枣是件既惊险刺激又充满乐趣的事。扎破了手流了血，那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。有时一个不小心，脚下踩空，跌入石坑，指不定身上会被划破多少个地方。有时只顾摘酸枣，突然“嗡”的一声响，飞起无数只马蜂来，遮天蔽日地追着我们跑。好在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皮实，纵使身上脸上被马蜂蜇得鼓起了红包，也没有一个人掉眼泪。有时，几个人围在一起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忍不住指着对方脸上的红包大笑起来。有人甚至把被马蜂蜇了当成一件值得炫耀的事。

我的印象中，那时候摘野酸枣，是我们这些农村男孩子在寻找的一种刺激，是体味野酸枣那种特有的酸与甜。

时过境迁，一切都在变。在讲究养生的今天，当初那些不起眼的野酸枣，竟被专家们发现了数不清的神奇功效。原来根本就没有被重视的野酸枣，突然间身价暴涨。

“存在的就是合理的。”我想起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这句名言。野酸枣对生存环境要求不高，生命力极强。它生长于广袤的原野山林，吸收着日月精华，历经着风霜雨雪，无人过问，无人关心，却能生生不息，年年生长，孕育出特有的酸与甜。

“在和谁说话呢，看把你乐得眉开眼笑的。”我的“专车司机”在芝麻地那边照完相回来了。看她那高兴的样子，一定很满足。

我说了刚才与朋友的通话内容。

“那野酸枣本来就是一种中药材啊。而且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不断挖掘出它更多的潜在价值，认知更新，是必然的。”我的“专车司机”长期供职于省直医疗单位，此刻显得云淡风轻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:jzwbxq@163.com

(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)